



社會科學常識叢刊

第八種

國家論之基礎知識

鄧初民著

新生命書局發行



社會科學常識叢刊第八種

國家論之基礎知識

鄧初民著

國家論之基礎知識 全一冊 實價四角

著者 鄧 初 民

發行者 新 生 命 書 局

上海霞飛路霞飛坊十九號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寶善里

印刷者 明 星 印 刷 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 國家論之基礎知識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非科學的國家觀之批判	九
	(一) 神權的國家觀	
	(二) 君權的國家觀	
	(三) 民權的國家觀	
	(四) 理想主義的國家觀	
	(五) 總結前說	
第三章	科學的國家觀之展開	三二

目 錄

- (一) 科學的國家觀的特徵之一——國家是階級矛盾之不能調和的產物
  - (二) 科學的國家觀的特徵之二——國家是一種公共權力的建立
  - (三) 科學的國家觀的特徵之三——國家是有組織的經濟剝削之工具
  - (四) 科學的國家觀的特徵之四——國家是生長流變的
  - (五) 科學的國家觀之必然的結論
- 第四章 科學的國家觀之學理的根據……………五六
- 第五章 國家之歷史的發展階段……………六二
- (一) 國家之發生
  - (二) 古代之奴隸所有者的國家
  - (三) 中世之農奴所有者的國家
  - (四) 近世布爾喬亞國家

第六章

緒論

..... (一六六)

A 布爾喬亞國家之成立過程

B 布爾喬亞國家之國家機關

C 布爾喬亞國家之政府形態

D 議會

E 司法

F 階級與政黨

G 帝國主義國家

(五) 普羅列塔利亞國家

(六) 國家之自然死滅

1. 新社會的初期形態——國家死滅之過程

B 新社會之初期形態——國家之完全死滅

# 國家論之基礎知識

## 第一章 緒論

人們往往有這樣一個共同的毛病：對於耳所習聞目所習見的種種事象，是不大注意的，或者是以爲知道得很清楚的。結果，人們對牠不注意的事象，往往是緊隨着人們；人們以爲知道得很清楚的，往往是頂糊塗。試問所謂政治，法律，經濟，社會，國家等等名詞，不是人們所習見習聞的嗎？然而說到牠們的時候，往往便隨口滑過了，又往往是以爲老早就對於牠們知道得很清楚已經不成什麼問題了，彷彿一提到牠們的名、牠們的實——牠們的精深而複雜的科學內容就跟着湧現出來了。并且也不感覺到與牠們有什麼緊密的關係。實實在在，如果有一個人對於這些人們像教師對於學生發問的樣子，突然提出政治，



法律，經濟，社會，或國家等等名詞，跟他立刻提出一個解答，恐怕沒有幾個人能夠如數家珍一般給牠們以各個合於科學規律的概念與定義吧！恐怕自以為很清楚的都要變成頂糊塗的吧？可是人們對於牠們不大注意，隨口滑過，習焉不察；而牠們却緊隨着人們，儘着牠們的力量與魔術，顛倒着人們，有的爲牠們所喜樂，便擁抱在懷；有的爲牠們所鄙夷，便一脚踏在泥濘中。總之人們是應該注意牠們的面偏偏忽視了；人們是應該清楚牠們的面偏偏糊塗了，這是一件大大可怪而值得我們研究的事。

以上是說的全不注意於牠們，或對於牠們強不知了以爲知的人們。然而政治，社會，國家等等與人生的關係，畢竟是現實的，不可離的，受過教育的人們，總要感覺到注意牠們研究牠們是必要的。或者拋開其他學術的部門專門來研究牠們的也是很多的。並且自有社會以來，或者就有對於社會的研究，自有政治，國家以來，或者就有對於政治，國家的研究。結果，寫在紙上的成績

也很豐富，令我們有讀不完的政治學說，國家論著。然而又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總找不出對於政治或對於國家的一個一致的共同的解答來。并且這些「一義」「十義」的解答，都各自風行一時，有民衆的擁護，有帝王的嘉寵，有英雄豪傑們的歌頌。許多的政治學說，許多的國家論著，那一個是合理的？那一個是謬誤的？那一個是真理？那一個是欺騙？總之我們應該注意牠們，清楚牠們，然而我們應該怎樣清楚牠們，應該怎樣集中我們的注意力，這又是一件雖然很平常而值得我們研究的事。

我們現在著手要論述的論題，是「國家論之基礎知識」。那末我們就單拿國家說吧！生活在國家裏面而不大注意國家是什麼，或者早以爲國家便是什麼而毫不放在心中考慮的人們，一定是有的。生活在國家裏面感覺着與國家有不可離的關係的人們，并且拋開其他學術的部門專門從事於國家研究的人們，更一定是有的。對於國家的認識如何？結論如何？雖然不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

而一致的共同的解答，可以說總是沒有。就是說對於國家的真正的認識，正確的結論，總是沒有。因此在目前的中國的領域裏面，因對於國家的認識不同，顯然有下列兩派的理論及其實踐的活動：

一是國家主義派。標榜着愛國主義，國粹主義，要外抗強權，內除國賊，一面從事理論的宣傳；一面還有些可憐的無聊的實際活動。如在他們所要「抗」的「強權」的高大圍牆上學寫標語之類，總之牠們把國家當做無始無終的上帝，頂禮膜拜。

一是無政府主義派。標榜着無政府主義，政治萬惡主義，要想一夜的工夫，無條件的便把國家拿來銷燬，如同我們卸掉一件衣服一樣。他們也一面從事宣傳，把克魯泡特金，巴枯寧，蒲魯東等無政府主義者的著作，盡量印行；一面也有些可憐的無聊的實際活動。如秘密結社，組織鬥爭團體之類。總之他們把國家當做萬惡的淵藪，疾首痛心。

我們把其他的關於國家的認識與意見，姑且不提。僅僅是以上兩個各走極端的國家認識，兩不相容的意見，假使我們站在旁觀的批評的立場上，應該肯定誰或否定誰呢？質言之，我們是把國家當做無始無終的上帝，祇管對牠頂禮膜拜呢？抑是把國家當做萬惡的淵藪，祇管對他痛心疾首呢？如果我們對於國家沒有一種真正的認識，得着一種正確的結論，或許有時走向國家主義一邊；有時又走向無政府主義一邊，或許有時舉起右手來贊成國家主義？有時又舉起左手來贊成無政府主義了。這是多麼可笑的兒戲！

走向國家主義，高着嗓子喊出「愛國」的漂亮聲音來嗎？還是不嗎？是向無政府主義，儘着幻想做一個一夜之間便把國家拿來毀掉的甜蜜之夢嗎？還是不嗎？這樣一個遲疑不定的弱者，一定是一個知識的弱者。走向國家主義也罷，走向無政府主義也罷，這已不僅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種鬥爭，——一種政治鬥爭。在這個鬥爭已經展開了的中國，如果中國的青年們，不把國家

是什麼，——國家的本質是什麼——問題，有一個澈底的理解，真正的認識，至少如果不有一種基礎的起碼的認識，這個鬥爭，就將一步不能展開。甚至於就要終於走上兩條死路：不是國家主義的降停，就是無政府主義的盲信者。這又是多麼可怕的危險！

但是我們如果把擺在面前的，習聞習見的一個問題——國家，拿來當做一個問題，（不是不注意牠）拿來研究，（不是茫然的以為很清楚）或者還把許多人研究的成績，（寫在紙上的很豐富的成績）拿來下一個全面的批判，至少把兩個極相反的國家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拿來下一個全面的批判，我們將發見「國家」，牠既不是什麼無始無終的上帝，更不是一件要卸掉就卸掉的衣服。牠是值得膜拜的，牠又是值得咒咒的，牠是要廢止的，牠又不是馬上就可以廢止的。牠是善，又是惡，牠是醜，又是美，牠是可愛的女神，又是可惡的魔鬼。然則牠到底是什麼呢？這樣閃爍的用語不是違反了科學的規律嗎？不，這正是

貫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辯證法的國家的意義。我們如果是把握了唯物辯證法，我們便要看信宇宙以內沒有超乎「時」「空」的真理。也沒有孤立的，不變的，永世的絕對理性。因此國家絕不是無始無終的上帝，牠是社會的產物。牠不是從天而降的奇蹟，有了社會的根據，牠便發生，成長；牠也不是萬古不朽的金身，失了社會的根據，牠便要死滅，永眠。牠在某「時」某「地」值得膜拜？牠在某「時」某「地」又值得咒咒。牠是善，又是惡，牠是醜，又是美……這正是牠在辯證法的生長流變中的一種必然的評價，正是合乎科學的規律。並且我們祇有嚴格的站在這一科學的規律上，才能對於國家有一個真正的認識，得着一個正確的結論。換言之，就是才能從前面所謂「一義」「十義」的政治學說，國家論著中，找出一個一致的關於國家是什麼的解答來。

究竟這個一致的共同的關於國家是什麼的解答，是什麼？我以為不能輕易的馬上就寫一個定義在這里。這應當是一個漫漫展開的結論。並且要知道本質

的國家是什麼？必須先要從一些不是什麼的駁倒起手。下面要說到的便是。

## 第二章 非科學的國家觀之批判

### (一) 神權的國家觀

國家在人類歷史上有了幾千年的存在，這是鐵一般的事實，不僅是如上所說，國家是社會的（即歷史的）產物，就是某一時代的人們對於某一時代的國家之各自不同的看法，即各自不同的國家學說，也是社會的產物。既在肯定國家的前提之下，無政府主義者，當然暫時要請牠在門外站着；然而國家主義派所要的所擁護的所頂禮膜拜的是歷史上的那一種的國家，我們也似乎用不着在這裡先事揣測。總之，既叫做國家了，牠便是人類社會之有組織的各個集團中間的虎豹，賦有特別的強力，就是說牠挾有較任何集團還強大的特別的武裝隊伍。有人把牠叫做「公共權力」。這一種公共權力，——特別的武裝隊伍，布



爾喬亞的學者，便把牠極力美化，純化，神祕化，而為他們所禮讚的國家「主權」。主權也好，公共權力也好，總之牠是一種赤裸裸的物質之力。我們一說到國家的，幾乎就聯想到強力的，武力的，權力的等等。但是這種強力，武力，權力，是從那裏來的呢？老實說，這種國家是從那裏來的呢？神權的國家論者是如下所證：

「上帝創造了全世界，國家也是為上帝所創造的。上帝為了支配國家，特為派遣了他的代理人，這就是國王了。因而國王的權力是由上帝所給與的。既是相信了上帝，那麼對於國王的支配，便須絕對服從的。不論國王行使怎樣的政治，如果對他說長道短，那就是冒犯了上帝。國王對於人民的支配只有對於上帝是負責任的。」

「上帝派遣教王以支配人類之精神生活，又派遣國王以支配肉體的生活。教王和國王都是上帝的代表。」